甌甀洞續稿

甀甄洞續藁文部卷之十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記七首

脩然亭記

陳玉叔之爲草堂盖在古玉沙城中背郭而俯濠館閣森峙卉石錯陳當溝一面之奇業已自爲記而其客侈傳之矣已又築一亭其前属予名名之曰脩然玉叔大喜因使其客問記予謂客知所爲脩然乎夫脩文羽也脩然則飛揚自得之謂予非脩然其亭以

其亭亭者倏然耳　且亭外境也所得與館閣卉石俱者也而亭亭者藉境以寄意意有所會館閣卉石皆能無翼而飛至其中所自得則不在亭而在亭亭者也君子無入不自得玉叔其庶幾乎玉叔文章家而尤習事要通國體歷中外駸駸負台鼎之望貴矣乃其出疆而視官寄也過里而視亭亦寄也彼其中之所自得殆亦有無翼而飛者歟進之則假道於天游託宿於重閬境與意會意與境忘若莊氏所稱倏然往倏然來不以人助天由吾身以及寰宇間所具無一非寄也而亭文何名哉客曰善詩不云乎惟其

存之是以似之先生盖不獨名亭矣因録以爲記

藻塘記

戊子新春八日之夕夢爲故人曾尚書作此記覺而憶之無多闕漏郎辭不雅醇而其景甚奇事甚怪故不暇改竄書而存之將寄尚書一咲焉

塘在竟陵城西北故爲民間種魚處曾仲子買之築爲園越歲藻叢生焉因名藻塘屬其伯子以三罷尚書歸日載酒奉其父藩伯公往率諸孫前列觴爲壽樂焉塘非獨仲有也已郢中諸大夫暨諸懿親門下士月亦載酒奉伯子往更相爲壽無虛日樂焉塘又

非曾氏有也比予過郢則伯子業已携其塘上俟予

予至欲未卒爵起視水藻鮮麗如濯錦然時一二蒼

頭從藻次捕魚致驚群魚瞥起頒首莘尾縮項細鱗

類不可名狀有游而成文者有戲而吹浪者有趨而

避餌者有奮而角立者有飛而狎鬧𨋢者有失水而

相喣沫者漁人盡棄其具撫掌大咲予與伯子亦𩥇

然咲嚌嘻樂哉漁人豈詹何任公予與伯子豈莊惠

哉此雖塘不得自有也何有於人予聞王者德至淵

泉則藻茂而魚肥今樂藻乎樂其在藻者乎無亦樂

其藻之所自茂魚之所自肥乎帝力何有於我矣僞

于因以記見屬遂書所見記之

嘉定張氏積善堂記

堂在東海濱粉自前朝為嘉定張氏世業故未有名而以積善名則自君瑜公始也君瑜公為伯常使君高大父伯常起家來守我與國三年政成且被恩詔爵及其父母乃慨然思述祖德以范後來因造予請記且曰大父命也予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教也顧積之為言本其從來久遠非一朝一夕之故難言哉語亦有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夫樹穀者利其實樹木者利其材乃若

樹德則蔭及昆裔澤流無窮非止爲身世圖矣予於
張氏竊有深感焉按張之先爲大梁人隨宋南渡居
今邑之中槎里由始祖世英公歷傳五世皆能以善
自植而名不出其鄉至君瑜公始以孝行著聞爲有
司所旌異而從子昂尋亦舉景泰中鄉進士教授信
州張氏家祚於是殷殷起矣君瑜公乃得剏庚廩飭
故堂而一新之牓以今名顧堂雖巋然田廬閒不無
丹漆垣無圬墁藻繢然示子孫以朴其爲貽謀豈非一
日而百年乎後子和公亦復顧名思義敦內行而好
義樂施德芳公又以樸直承之硜硜然自信不與世

俗為低昂且廉於財而厭入城府有司聞而禮之累舉鄉飲賓辭者再強而赴者再辭及奉直公美中受性近訥尤能循循守孝謹口不言人過身不涉利場遵父訓以督誨其子伯常舍積善之外無長語焉且自曾大父以下四世聚於一堂守先人之田廬耕於斯食於斯誦詩讀書於斯恬然熙熙然與井里人相出入貧不能貸人而亦不貸於人力不能訟人而亦不為人所訟弟以無辱為榮無喪為得耳即閭左豪起而恣睢一方輒謹避之聽其旋起旋滅一無所介於中族幾無懷葛天之風歟蓋至於伯常張氏之積善

又五世矣夫積德百年而後興舉十世之善以視古之九宗十六族其爲濟美豈有異乎今邑人每以伯常之舉進士美中　公之襃　貤典歸諸其堂不誣矣伯常又爲予言往歲莞邑時鄰室被燬殆盡而斯堂獨存鄰士女被繫累僇辱強半而獨予家三代無老幼皆以身免此不有天幸乎嗟乎此積善之明鑑益不誣矣頃伯常歷任郴州率多惠政如古循良吏不欲以精悍自見其齊盖凜凜祖父風予固知其有所受也或曰伯常將經營四方股肱王室安事一堂乎應之曰荀卿氏有言未有不糞其堂而芸郊草者

蓋先其本也弟其先世之善積於家爲伯常地伯常之善積於國爲先世光慈孝兩相成矣茲堂固不重歟伯常且嘗以入計過里與其弟仲孚率五孫上堂爲大父德芳公壽何愉快甚也覩餘慶而思積善其在斯堂乎其在斯堂乎

愛日堂記

徐子應時自髫年以父執視予而從予遊最久即累更家難外侮于未嘗不身衛之豈非獨憐其才而亦知其惇內行也未幾徐子與予於鄉且二年築堂城東南隅奉其二親居焉客有難之者曰徐子故貧矣一

第又因公車地鮮置錐家不儋石何乃不爲祿仕而
自營拮据先其所不急且示人惑乎予解之曰茲政
徐子所急容自未論耳夫徐子之二親老且病歲時
獨居一陋室風雨不蔽牀第不安每有疾痛呼號聲
徹於外徐子輒摧心而嗟曰天乎天何迫阨吾親至
於是也即晨饈而夕膳之弗旨矣嗟乎孔子之重知
年曾子之幸逮親蓋有深意焉而徐子則其時矣故
曰孝子之於親養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安爲難
南陔之詩亦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堂之役徐子方
求安其親恐不逮也客猶以爲不急將無秦越其親

而可乎客慚而謝曰小人之愛徐子也淺矣先生之知徐子也深請勿復敢皮相人矣客退徐子謁予請名其堂予榜之曰愛日徐子蹶然驚且喜曰始汝化之爲此堂未嘗謀於先生先生亦不敢告人以意誠不自量非其力且非其時也即有客難其何説之辭今徼福先生而寵以嘉名於愚心有戚戚焉其善教人孝乎夫孝子愛日敢曰能之乃予親不能一日安故居必何待也而猶悠然不知愛此日乎先生蓋諒其不得已矣於客難何難焉已聞徐子居其親於是堂也且三年日與其兄汝器進七箸侍食擬几杖侍行寢則

得

問衣厚薄視枕高早以爲常故養不及三釜而親甘御不增一采而親燠娛不必取撥弄雛而親嘿然怡豫已忘其老且病焉爲徐子能安之也夫惟心不遑安而後能遺親以安愛日之義徐子思過半矣顧徐子將赴南宮又奉親命來謁予請記予故畧其經營之勞與諸輪奐之美弗具而直以徐子大意記之因申之曰此士之孝也不有卿大夫之孝乎孔子詠士孝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詠卿大夫孝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夙夜云云均之愛日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行且啓釋褐稱子大夫其尚勉之

郡司理鄧公恢復宮牆紀事

州學改建蓋自羅山胡公云今觀黌宮校舍雖已強半頹敝而規式之崇峻結構之精嚴猶儼然一巨觀也乃學官衙齋列在學之東偏負城面學墻皆壘陋垣為之由學門延袤接陽新門可十八丈內外蔪然無一居民喧雜茲胡公所為計至遠也逮今百餘年來問學修役不過飾為旦夕計最後一二奸民乘有冦警輒請學官恐之曰衙齋狹僻側冦盡召有力者實墻下隙地翼之安就矣學官然其言遂不聞於州司許之無幾接冓連檐且數家即諸生良履而過不

敢請問越萬曆戊子冬郡司理邵公來攝州篆曰諾
文廟登講堂俯仰廊廡久之歎曰美哉學宮圖之此
為時矣失此將大壞如之何徐與諸生步出學門左
右顧因問諸生曰彼迫宮牆而室者皆新搆也豈有
所受之耶諸生具以實對公隨遣丞史例之則已壞
牆六丈而侵入齋地又十丈有六公曰奸民哉夫有
司以興學為首務顧坐視其頹蝕而不能圖猶曰訕
者則也乃咫尺宮牆為奸民所竊據而不一問則何
謂焉即不佞以攝至不敢侵官以圖其大亦不敢怠
事而遺其細請得以夫子之靈恢復之因逮治奸民

庭數其罪皆叩頭自伏願撤屋宅徙而歸所侵地公又捐數金召工治墻無何墻塹然如故矣諸鄉士大夫趨而往視之莫不欣欣嗟賑曰此夫子之靈而公之初政也吾屬與有色焉屬國倫紀其事夫公理郡僅半年視州事曾未兩月諸惠政在人已不容口即俄頃指顧間不動聲色立復宮墻數仞而使士氣一振紀之不爲佞矣公吳郡人名某字麟武起家進士

田公隄記

頃予重游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謁玄帝行宫遂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于途漁者于河頌其郡守

田公之賢千萬人一日也時公行縣未還而予神遇
之矣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予門者數十輩東書以黃
生裳來爲田公隄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
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宮並得善地而才賢相繼
登用士人人德之其爲隄則又爲郡學深遠計蓋學
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
成巨浸禹貢所載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縣
流而下掀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
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爲郡守
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

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此不隄狂瀾將齧我城趾城趾一受齧則附城而廬者其沼乎據城而官者其塗乎夫有司避選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瘠土災年驟興大役重爲士民困亦不得爲仁西顧縈陽隄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將無起元瘞於異代抑坐待隄從地出而水患可以蘆灰止乎吾其圖之矣發元瘞治隄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佐之此一時也嘗誰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

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祓玄帝宮請得發其香資之羨數百金大洽隄神若冥冥應之公亦若默默承之畢奏記兩臺使及諸監司僉曰得大患而不秋毫損民便計也如其議以行公乃擇一二丞史之廉幹者授以筮而任之董役公惟相度經營稽出納省勤惰而已於是鳩工伐石慮備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為長隄由大南門迤丈昌關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丈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微軒蓋減騶從巡行而撫勞之祭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隄成堅若壘壁險若天

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按堵行者艤集無復昏
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
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元晦先生
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乃
田公不自功曰神工也予又聞五里橋之居玄帝自
田公始入公遂得爲帝隆施用其香資新學宮廣學田
贍四方學徒猶推其餘代貧民輸賦皆神惠也然皆
一時之惠而推用之治隄永絕水患則千百年之惠
也昔者召信臣爲南陽造鉗盧陂以利民累石爲隄
杜詩繼而增脩之其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

予觀於田公學術治行紫陽之流亞也曷愧爲民父毋哉故隄名田公志不忘公也而公以爲神工志不忘帝也人神交迎南康其一振矣夫聖人以神道設教良吏以神道興民非怪異其說示人疑也天壤之間實有是理而惟通幽明之故者知之禹以治水稱神者獨其智神乎嘗讀吳越春秋禹至牧德山遇神人授禹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又云禹遇蒼水使者發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周行天下所至召問其神而疏記之今田公才木神授而玄帝又北方水神其以香資遺公治隄

彌水患安知非神力乎卽功在禹下而神道殆不可誣矣是役也賛襄則僚佐某某視工則丞史某某而諸生之記事者並列碑陰公名琯字某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朱方伯公祠堂記

余按古者卿大夫而下各得隨分立廟以祀其先自秦惡廟制比於上特禁抑之故民多野祭云紫陽氏倣古廟意而異其宇位諸得上祠四代用以明孝而合族祠所由來尚矣蘄水朱方伯公卒之踰年其子某奉其喪卜葬華桂山之陽附祖塋也爰卽塋前建

祠而祀之以斯地公所生長極不忘耳　渡江持所自
著行狀謁余爲記予因次公之行事俾　世世子孫登
其堂若有見乎其容不啻履雨霜之感　愴也盖公出
紫陽之裔故籍樂平至顯卿始謀徙浙　下之吉遂家
焉傳八世而爲公父公生之先三月有　僧報期公生
而僧逝莫有知其解者公爲人額崖骨　竦目如燃炬
聲若叩鐘弱不好弄長不爲技而獨刻　意向學乃累
試累不如仲捷公之父稍稍欲奪其志　而公之志益
堅冬擁一㩔絮夏揮汗御燈火誦習每　踰丙夜里中
嘗有盜一夜鄰室相驚而公竟弗聞也　者伊吾聲自

若也年三十始補邑弟子員後八年舉鄉試第七人九年成進士授行人是時分宜柄政頗庇里閈諸僞竄籍江西者驟擢要地人勸公故自樂平徙也何無故土之念抑且致身青雲之上乎公曰有命竟不籍江西然亦得選授南臺御史南臺當留都重寄並得封駁時專公稟持丰采章前後數十上凡所措置悉關公私利害如捕兩偷長諸偷屏息置市籍大府中貴人無敢抑買搜鳳陽安慶兩倉積蠹罷諸府當馳道者歲時徵調紛治幾甸爲清往者江若盜盜率與求盜者比公巡江時盡知其根株窟穴檄勑諸當事

者失盜所在即被主盜劾復條示以逐捕方略遂爾
沿江上下桴鼓不鳴商旅往來而無恐矣秩滿出守
常州常稱劇郡兼兵燹水澇之後公重憫其困也迺
躬率以儉約省讌會交際勸務耕桑去食穀畜因與
議定婚嫁喪葬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民尊用其
教越歲郡中皆有畜積且好平反獄訟求其生而不
得則湧形於色至於屬邑則務成就其賢名民有越
陞訴者即令有可指摘者輒下其事而密以手書戒
諭之如宜與令以戇直受誣則挺以其身解之以故
官屬人人感激自奮後多以良二千石聞者凡積三

處陞陝西副使治臨鞏臨鞏極邊虜所出沒公度地設奇有勝敵功虜嘗犯金川以疑兵勝虜遁去後犯靖虜弘化以步兵火攻勝虜奔排不及俘獲過當天子下璽書金幣以褒之然公念戰勝而怠者敗曰乃練軍士查舊侵以給其餉誰謂儒者而少將才哉他如公之懾悍藩調停茶市及理寺僧久繫不決之刑方是爲疏節耳撫臣請以安攘討屬公而公轉爲雲南參政時黔沐桀驁亂吏治衆莫能制又倒藩臬官甫涖任往往謁其廟拜堂下公至則以禮抗抑之黔沐國公度公非可下者頗遂改節敬公終公之

在滇不復恣胸臆矣滇故有銀場公嘗視其篆公所
遣官盜匿若干乃公同郡人也公治如律有薊冀州
風又有監官頗自富事發坐齊民所逮治衆多公處
其法半用半不用及提調大比士多得士録文多出
其手人至今有傳之者辛未以母喪歸公慟不得訣
且視含歛也哀毀瘠甚扶而後立既服闋當出獨念
其父春秋高脫或如辛未事抱兩終天大慟詎人子
何竟留不出昕暮親侍膳羞問枕簟以耆齡偕于弟
禮不違左右者凡七年卒事畢始起爲浙江右布政
治如故撫爲首相所忤有頃自免歸歸而自適若將

于年而卒公生於正德某年月日卒之日是爲萬曆
戊子年某月某日也公居鄉恭謹甚無大小無敢慢
下至臧獲亦善遇之性不喜飾衣寧再澣垣屋寧狹
素而獨嗜道家言時時誦之非實謙邑令罕覯其面
至邑有事不便於民民有訟不直於邑輒移書詳別
白之公固不令邑人知乃邑之人則慕誼無窮矣公
名某字某以子貴進階通奉大夫公父某封陝西副
使母姚恭人配張恭人亦以子貴進封夫人次滕夫
人子男女若而人孫男女若而人張先公卒葬南蔣
家山滕又先張卒葬蘄州兆二山用形家言不便合

葬遂不合祠而李中丞盛春李太史維楨各爲之記云嗚乎公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夫人生而有材而常患不能盡其材當公三十以前其不振者數矣而公益自刻厲寒暑不閒盜驚不知雖承蜩之志何以過乎後之對策取高第銜使命入糾百職出騶五馬三歷藩臬卓有令名也固三十以前之所得也然予又聞公去常而適陝也常人士祠之後由浙而過常也常人士紛勞問之諺云桃李之下不言成蹊公之長懷慶君發成進士次太學生而爲公奉祠也良有以也乎既多公可祠又嘉祠公者之志敬綴以詞三章

亦侑享焉詞曰

天惟德親地以卜取北鯤南溟乘彼風雨誰其兆之鐵冠之父允世當興樂哉茲土 其一 樂土維何是曰團陂山川繡錯松柏參差昔爲公居今爲公祠載嘗載蒸式訓是彝 其二 訓彝維何維公勵志窮經下帷討敷有位去後見思官成若棄俎豆輝煌孝思不匱 其三

行狀一首

誥贈奉直大夫橋南胡公暨配周宜人行狀

初奉直公之聚族於鄉也予尚童稚見郡大夫騎迎公

而市過之儀文甚盛竊有黯心因益自奮於學暨予爲諸生閒從公杯酒論文公曾不少予顧謂其曹曰此一勁敵也久之乃得從公如京師倖叨一第自愧才不逮公而第先公莫知其解後公竟不遇兩詣選人予兩得爲比道主與公道故甚驩最後則公仕蜀予亦外遷遂不相聞問而公下世矣公下世後其孫應辰舉丁卯鄉試癸未登進士第爲戶部郎尋以嘉績受　主上知加恩追爵公爲奉直大夫配周爲宜人戶部君奉璽書且感且泣因致書數千里屬予曰先二人棄孫三十餘年矣孫雖有兄弟先後不祿而

家父中微孤且藐然在弱齡不克襄大事丘殯者二
十餘年歷萬曆壬午秋始卜馮家岡合葬焉孤罪深
矣而猶使之泯泯無述尚得稱人子乎頃得藉子之
靈徼宥　錫命將乞館閣鉅公銘墓表隧用彰
主恩而揚先世德徼子其執狀之于戲感戸部君知
已之言而又不忍負公地下因採掇公遺行銓次之
公姓胡名希瑗字于翼別號橋南楚大冶縣人遠祖
烈仕元為襄陽太守罷過通城之白馬鄉家焉傳生
再四壽二壽二入國朝徙居大冶生道貴道貴生守
高守高生文贊文贊生玉堂世隱於耕玉堂生志道郎

公父號東泉公公始業儒爲邑名士娶孫孺人生公公生而美丰儀見者以爲冠玉性甚慧日可強記數百言東泉公奇之謂是兒當亢吾宗會其邑宜山令周公方罷歸爲女擇倩見公大喜而許字之即周宜人也公稍長益淬厲承父訓旁覽博習爲文有奇致非久選爲諸生每試輒爲諸生冠時名籍籍江漢間矣嘉靖辛卯公迎周宜人歸丁酉舉鄉試高等是時邑士不登賢書者二十年公乃以英妙於拾之無不嗟歎東泉公善教子宜山公善相人云已公累試南宮不第歸輒下帷誦習如諸生時間攜其弟鎮江公

希貢宜人第憲副公大烈深入東方白雉諸名山習
靜禪房授以經術曾不問寒暑後所第相繼登用皆
公隱括力也公里居雅敦行誼修古文辭爲諸名公
所重壬子之冬公兄第且戒裝北上東泉公命之曰
若翁衰矣不以此時沾祿養何待兒圖之癸丑公又
不第乃趣其兄先歸曰有父命在吾將任矣遂屈首
待次爲大冢宰萬公所識首錄之授巴州知州雖非
公志而亦捧檄有喜色謂可具大夫冠服駕五馬車
過家迎養東泉公也比馳歸未及家而訃至矣公晝
夜哀號屢絕復甦以孝聞越二年又哭周宜人過慟

食日減形目癯諸親舊竊爲公懼丙辰除服強起如京師補官得潼川州尋以其冬履任州領七邑劍外一大都會也顧其土田磽确民喜訟且當舟車孔道長吏坐不溫席會又聞三殿災下令采木蜀入所在稱厲公適以病息嬰之人多意其不勝任也顧公素負才而練於事要不動聲色迎刃解之諸所爲理訟清徭防奸剔弊率自秉公立決吏人抱牘其旁吐舌而已邑故有鹽井然苦閉塞無時督課者按籍槩徵則豪者善匿懦者不及除利害縣而逋賦愈積公悉之乃里設一耆稽井之開塞以爲歲課差一切不

狃故常行之半年歲課無損人人稱便州學與遂寧學並有喬木數百章或議取詎此可以應令且省采運之勞而亟奏上功便計也公毅然不可曰伐文廟材以自功如先聖之靈何於是檄其屬能吏一人專任之果應期得大木且視旁郡奏報獨先其宅幹局類此州人某子甲罷御史里居往往恃勢暴其鄉人以撓官法公過之不惡而嚴第稍搦其羽翼陰制之遂不敢復逞鄉人皆神明公公行能自此起矣大中丞雒公廷綸按部御史宋公賢交薦公於朝一時朝士大夫謂公且驟驟階通顯也亡何疾作竟不起

計其居官僅踰一歲而彌留牀第者百日孫櫬歸自萬里外雖路人無不墮淚傷之周氏故以門閥甲一邑宜人父祖並祿仕歸故遣宜人時齎送頗厚乃其性孝謹循循共婦職不以貴盛驕人已盡解其裝佐奉直公內膳舅姑外資賓客一無所恡至自奉則澹然若貧家女衣不厭三澣食不厭脫粟久之家政益脩禮恭於娣姒恩逮於臧獲宗鄰內外賢之公以是得無內顧專力問學成名儒宜人每舉子女率自乳即燥溼寒煥剔首櫛瘞治抱乳不盡委之保姆待人未幾以積勞得痾屏然骨立亟勸公置妾媵公來之

許爲宜人廣廷名璿號治先公三年卒公生正德癸酉二月三日卒嘉靖戊午正月六日享年四十有六宜人生正德丙子十二月二日卒嘉靖乙卯二月朔日享年四十生男五人賔廩定宸寀賔廩定宸寀賔娶尹氏曹氏並卒繼娶汪氏廩殤定卒娶許氏宸即户部郎中應宸娶孟氏封安人寀廩生娶黄氏並卒女四人一適里人尹孫餘俱夭男孫四人允淳定出允忠允懿寀出允基户部君出女孫十人一適庠生向露賔一適庠生劉子禎一適武昌庠生吳正經一適太學生尹士翹一適庠生向日鳴一聘蘄州蕭明哲子世

聘一聘黃岡僉憲李植子勝薦一聘太學生馮汝振子某一聘庠生尹熾子某一未聘曾孫一人未名允淳出吳某曰嗟乎以奉直公才美旣扼一第而又客先一官且不逮中壽何數奇甚也周宜人自忘其貴而能以相道貴其夫有造於朝大矣乃未一足履官邸而先棄諸孤豈其冥數儉耶幸多才子孫世其家學而戸部君方且操清白攄忠猷蒸蒸嚮用所爲不朽其親者至彰著也公與宜人豈必以位顯以年壽乎謹狀

哀辭一首

張宜人哀辭有序

維萬曆丙戌夏六月張母姚太宜人年七十有八卒於家其冢孫恒任爲興國守不及視含而訃至自東海則七月望月矣初興國君聞宜人疾業已憂見顏色食不旨寢不安比聞訃益復瘠毀容哀不勝喪稍蘇卽欲解印治裝爲歸計郡士人匍匐往慰之曰使君不有王父在乎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君曰孫不德何敢踰禮獨念先子棄孫未數年王母又不訣而棄孫家之不造孫罪深矣奈何又覊紲一官而使我王父煢煢然形影自相弔乎而孫何以靦爲人類乎

無已則請告歸治喪耳慰者曰使君不有壯弟在乎
即請告恐束於制非可自行其意也無何兩臺使及
諸監司檄並下勉留使君如制出視事郡父老子弟
聞之翕然安乃使君則不自安甚也夫天下王父母
未有不慈其孫者而孫之克孝即不多見焉而況孝
如使君乎茲可以樹風教矣於是郡士人辦香東阜
刲羊刺豕將告奠於宜人之位而屬國倫爲之辭
辭曰嗟宜人之誕降兮鍾海嶠之淑靈啓嘉祥於貽
族兮邁嬺訓以馴行旣內美之貞好兮又雜佩乎蘭
蘅鑑女圖以自儆兮凜七誡之如臨相君子以偕老

兮躬蒞事爲儀刑厥流俗之侈靡兮敦朴素以還醇虞食指之衆多兮雖纖嗇而必親歷四世之蒸嘗兮翊門祚以中興殆貽謀於子孫兮享聖善之令名肆冢嗣之蚤慧兮應江左之文明述祖德而善繼兮佩儒術以南征奮修轡於天路兮揚休光於闕庭綰銅符以出牧兮紆錦里而增榮宣 帝恩於二郡兮將慈顏之日欣踰耆眉而望耄兮佇貽典之逮存胡彌留於寢疾兮指泉路之冥冥嗟慈孫之失訣兮渺闊路而屏營滋元卿之抱痛兮慮令伯之陳情聘遺像而縷割兮儼咲語其非真睠雞骨之告瘁兮慨鵠馭

之難停徹呼號於穹昊兮動忉怛於編民蓋本始而知重兮覘軒冕其何輕激頹風而復振兮將政教之聿新爰傚辭以告悃兮酾椒蕙之苾芬企脩靈之漼漼兮庶幾乎其來歆

甔甀洞續藁文部卷之十一終

甂甂洞續稾文部卷之十二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馮擧龍　校刊

祭文六首

祭户部主事石惟美文

維萬曆戊子新正二日之夕户部郎賓峰石公卒於家訃聞郡中猶以爲訛言也越二日蓋棺矣其友河南叅政吳某潸然傷之哭不爲位又方有寒疾不能匍匐往臨因撥管代招遣使持辦香東帛奠焉其辭曰　鄉以士顯匪惟其多康成通德于木西河大樗

喬木猶禁斧柯，居不社會，殯不巷歌。是乎如予質文
惇美。二箕之間，七峰在圯。麗瀬攸鍾，秉時崛起。發軔
賢科，分符 帝里。出宰河邑，胼胝其勞。又分冥部，金
石其操。遇 主加恩，璽書崇褒。衣錦書遊，里頌賢豪。
胡邇庭闈，溘焉棄養。毀容失聲，哀不任杖。于寔界之
黝黝衎衎，鄉郊罕排，衎衶怵怵，汎𢇁積痾，久抱沉痗深
繼覲而逝，并閉陰森，幽悶昕至，暎戚沾襟。古有先孝
厥幾斯心。嗚呼，于先子仕，于後子歸。于壯于老，幸藉
容輝。于今已矣，曷其依依。枌榆淹色，淚不勝揮。嗚呼
五子在庭，遺經盈笥。華屋賣畬，宛其猶葉。中壽弗逮

令名孰忌化者達觀幽明如寄

祭趙汝脩文

萬曆丁亥九月廿四日故茂才汝脩趙君卒於家其友人河南叅政吳某匍匐往哭之慟越八日是爲十月初二乃持牲帛羞醴奠焉嗟乎汝脩自象勺與予交假館授塵分經共業雅以古道相命逮今四十餘年卽操技有利鈍遭時有顯晦而蓬麻之託金石之盟則眷眷如一日也且君年六十有七予少君三歲耳一月之前尚能過從劇飲跳踃歌呼予竊心壯之自以爲不及旦其先我而異物乎且君博物好辭膾

炙士人之口垂老猶能括一代詞人韻語精求而手錄之成書未傳往往倚牘長嘅暨易簀之頃猶不勝其遺憾嗟乎汝脩雖不以身用世而用其志於不朽無忝爲鴻生鉅儒矣而予之哭之慟也蓋有微感焉昔者郢人亡而匠石無以爲質惠施徂而蒙莊無可與言汝脩有靈其知予之乎抆淚陳辭庶幾來格

祭莊司訓則勸文

維萬曆己丑春三月望日吾友則勸訃至自懷遠國倫驚焉傷之而哭以詩四章既聃聞其櫬反宮口郎以明日偏詣往視之哭益慟因炙雞絮酒而爲文奠之

焉嗚呼則勸自弱冠友予已並試爲諸生業相觀貧
相呴文譽相先後比應制科有售有不售國倫寔心
愧之既予宦遊四方垂三十年而後歸則勸猶儼然
曳韋縫也顧其志氣如初而貧甚其國倫益心愧之
矣歲丁酉則勸始通貢籍　詔補懷遠司訓戊子春
二月別國倫之官日不佞垂老抱一牒稱文學吏用
自畢其生平命矣夫唯是去予遠征相望不相遠人
壽幾何又安知此別非隔世事因相抱泣數行下觀
者或曰茲訣辭也乃之官未數月病作又數月溘焉
不起將無訣之應乎夫死生有命訣與弗訣皆不得

兒亡諭矣顧以則勸生平綴學有才操心飭行曾不少愧於古人奈何運厄陽九所至迍邅甫解韋縫遽登鬼錄嬴兒婺婦千里徬徨篋存遺書餅鮮遺粒吝棺無土責負在門茲鄉曲所不忍聞而朋儕所不忍道天之降割於則勸一至此極乎抆淚陳辭腸寸寸爲裂則勸尚能鑒而知否

祭葉別駕文

惟靈祥鍾禹穴秀發姚墟奕世名閥琬琰瓊琚畬緒家學卓爲名儒譚藝辟雍鶚翮翔上都氣凌雲而欲吐僻奮翼於天衢悵鉛刀之玼試歛驥足而難舒介一

命以從事安未位之可居捧還書而適楚方彌節乎
鰍隅旨征衣之初釋曾一瞬之未施忽彌留於疹疾
遂委蛻於須臾旨枳棘非所息厭塵氛而蟬紆餌霞
精而羽化馭鶴駕以淩虛嗚呼位不稱才壽不逮德
匪吾儕之獨悲殆士人之共慼藉予殺兮蘭臯挈予
酒兮芷澤惟脩靈之洋洋其乘風而來格尚饗

祭州守葉公文

維大明萬曆己丑六月十八日初冡葉公奉　命來
守我興國甫履任卽以其午病作暴卒郡齋郡士人
與諸父老子弟莫不摧心呼天哭之慟夫公方更綮

綰符坐堂皇受參謁屢屢成禮曾未下一令布一德
遠棄吏民而逝何慟也豈徒以其卒之暴耶嗟乎難
言矣蓋州之於楚僻在東陬行部之節罕臨向隅之
悲莫控而又頻年受旱比屋阻饑盜賊肆殘疹癘流
毒脂膏竭而責逋未已愁歎起而械繫愈繁豈有遠
心士無生氣天人交虐朝夕自危聞公且來闔郡延
頸未瞻神采先被仁風謂公初領除書即詢民瘼一
耳倒懸之急遂輕趣傷之勞冒溽暑以長征閱驕陽
而大息攢眉入境抱病登堂民方坐塗炭而望更生
公欲起瘡痍而施再造胡彼蒼之降割致良牧之忽

傾一日之間賀未幾而弔至四境之內喜方劇而悲生失我所天叩心無地山川黯慘雲漢淒迷豈公之冥算不遐抑郡有妖星作祟思其故而不得占厥讖而愈疑夫天以公賜與而奪之大速與以公爲命而恃之不終茲所以椎心呼天而哭之慟也蓋慟公由自慟也自慟益慟公也嗚呼哀哉五馬之馭弗叱百雉之城若空揭素旐以揚靈指赤城而返骨攬江漢而屬涕招海霧以銷魂采蘭杜而薦芬抒鉛毫以寄愴神如不昧宛其來歆

誥封李母黄恭人祭文

楚江之沱麟鳳莪莪厥有異雲蘂爲昌嘉一姓四才
文武殊科經之緯之國是用華孰崇爾基天實底之
孰張爾閥母實造之内德森茂晚操氷持閭宗士行
族凛婦師撫摩異產掩彼蘭玉機訓旣申機誠彌肅
奮翼九天揚聲四隩績用有成　簡書褒録雨露自
天聖善是諶庭張幕府塾樹儒林禔福在躬象服華
簪蕊顏懌豫嚋齒羸金鼎實錯陳庭彩交映令壽燕
喜具曰餘慶旣適且康曷嬰斯病奄棄諸孫溘焉大
命南閩西粤泰隴之陲川陵修阻凶問遲遲倉皇解
組萬里悲啼畫宮不飾冥路何之關雲引滞風樹鳴

哀總惟類慘氣霣神摧御叩穹旻俯擗泉臺欒欒[illegible]
骨槁心爲灰嗚呼鶴馭弗旋粵靈且篤發耀其沈蘭
儀永謝悼我邦媛春停市罷安見燭龍照茲長夜嗚
呼長夜難旦英爽若存升堂想像恭人温温逼家廟
芬愴激招魂爰修薄薦澗濼谿蓀

雜文四首

香雪齋詩引

予友趙仁甫氏以理池州得謗謫居潯陽且二年課
士餘閒率用吟詠自遣所著有廬山賦以及古近體
諸篇好事者傳之人稚爲士林所璧頃予遊匡廬仁甫

携具入卅扼腕道故因出香雪齋詩一帙質予問言閱其自叙則衙無有梅樹始花望之皛皛然雪也嗅之馡馡然香也無所由名有謂哉因憶予家圯園有老梅數株自爲一林亦嘗以香雪命之與仁甫意偶合乃仁甫詩既與匡廬角峭拔又與香雪爭幽奇炎炎詹詹各臻妙境即流放之慼不盡忘而陳古諷今憂樂嘗互見此騷經非湘澤不著鵩賦非長沙不傳而龍標夜郎皆有所激而就名高也天其以潯陽牽仁甫乎仁甫自此乃矣而徒仰屋書空也者何爲也往元美見仁甫詩大嗟異之曰何其似明卿也噫嘻

明卿安足似哉而謂其些似予林則可

士兒齋前吉祥草生花解

按吉祥草似蘭而莖葉稍短微香不作花乃其妍視蘭過之且貫四時不萎亦嘉卉也本草註謂生西國爲胡人將來考三雅與諸類書並逸其名惟華嚴經賛如來偈有云此中吉祥最殊勝因質之高僧恭乾恭乾曰有之釋迦佛坐吉祥草而成道由釋迦以上諸佛皆然第相傳爲天帝所賜世不常有今所在有之眞贋未詳耳予意草以不萎得嘉名與佛氏眞如不落生滅輪轉同故成道者取焉取其吉祥之名

猶所謂極樂界無量佛也疑帝賜即此如以草而已則佛家寶菩提樹沙門供詹蔔花亦帝賜乎且胡人從西國來必胡僧也此草中國昔無而今有昔少而今多蓋有所自其復奚疑恭乾曰長者得之矣夫草異矣乃當百草黃落之候從葉底發五花赤英英若珊瑚枝出海兹增異哉客見而瑞之以為見賀顧兒方落落困心特瑞將奚徵苔其由困而亨儻所謂賀者在闈耶夫草故不花而以生花為瑞即一物之變幻有不可測而況於人兒其勉圖之毋負此草時萬曆丁亥秋九月望日

異夢紀

項于脾病小愈夜臥夢中夢郊行遇一虎甚威行者皆辟易于獨毅然無恐虎徐向于垂頭伏地若有所急而不能言于名而數之曰汝負凶性好啖人山神奏之天帝天帝將傷汝于下莊馮婦所在有之汝將焉匿若其從于改性矣勿啖人庶幾可回天帝怒萬一得變爲人虎聞而頷之乃猶自捫其腹有難色似謂腹非食人不充也于曰此易矣耳夫天帝好生而人爲物靈无其所最好不可犯至於家六畜而野百獸皆天帝所生以資人者也汝視百獸有害於人卽搏

而食之何傷乎虎唯唯而前予因摩其頂拊其臂戒之斂爪藏舌聽予念佛遂携以歸歸置祖祠下而左右起伏惟予指使予曰此其性易馴幾化矣因命之名曰斑生從其文也斑生應聲喜徐亦自能合掌念佛會有二客來訪予予與之爲禮斑生亦從予後與客爲禮如人狀客大駭辭去顧問予曰斑生何爲者予曰斑生非人也蓋山中猛虎偶扠而化之遂變爲人耳客勃然曰異哉微先生雖梁鶩復作難矣明日以告俞敦甫氏敦甫曰古蕩非小子能易所稱大人虎變其文炳休徵亡疑予笑曰佛經云妄相本有而無

謂夢時有覺時無也夫虎化爲人無是事有是夢藉
眞有之惡獸且可化世何多下愚不移者哉時萬曆
戊子清和四日觀甄洞六十五翁吳國倫記

彩簾贊

夏夜夢過上雋遇劉將軍曰予持一户簾視予曰此
吾母太恭人自障物也展之則五彩爛然照耀雲日
予大異之將軍因請予作贊遂於夢中緣筆贊曰
嘉尔文簾障茲清室美同編羽陋謝締蕭若有若無
能大能小縹緲瑤臺之上輝煌金母之前舒則文錦
七襄卷則霞綃一軸雖般倕復出製難爲工使顧陸

重來色不成彩翡翠翻其耀日玲瓏颯以鳴風壽域
昌佳慈顏悅豫託微言而表異介景福以承休

疏引九首

重修承福寺疏引

予往歲東遊嘗憩吳江聖壽寺蓋得亮上人云屬其
邑大潦上人方聚米二百石施衆蘇困急約俟有秋
薄收其息爲後施資名之曰長生米已從寺隙嘗齋
堂飯僧掘地得片石有文爲宋僧如哲所遺長生米
記予既高上人精覈內典究大乘法而又能用餘資
食一方群生遂爽五百年前僧記相印證心益異之

因與約爲青蓮社友已上人追送于金閶舟中信宿而別期以今年六月朔日入楚見訪至期于借福勝寺方丈除一榻俟之上人果至于喜而執其手曰長江二千里須菩提得無折蘆浮杯渡耶何趣忽乃爾上人徐以吳中諸賢豪書授予則又有永福寺之託蓋邑人劉之禎凡五兄弟故冢宰恭肅公孫也世守經術而性俱樂善好施爲有感於長生名義埋慈悲心慨然割庚米千石就永福寺建義倉貯之而舉義士三人司筦鑰凶散豐斂略倣朱晦夫社倉遺意尋上其籍邑令邑令徐君善長氏于門人也因贊成之三

吳之境聞風誦義者億萬姓矣顧獨廢寺廡日就
頹廢久之僧衆且弗安其居義倉誰與守也諸賢豪
乃復禮拜上人託以重修鉅任募化十方嗟乎義倉
爲一方生命重上人又爲三吳賢豪重所至當結勝
緣何藉于而上人與諸賢豪必欲予言則恐自揚
其功行而卒昧於因果也意深哉按承福寺在邑八
赤鄉建自梁天監中歷宋元迄大明嘉靖初年凡經
增修者四巋然稱東南名刹逮今又六十年則五王
新造之辰十地中興之會也而況國賓斯儲民天永
賴豈復容一日坐視其頹廢乎予謂動以上人高行

風以周氏義聲即二百石不可益而千石千石亦可益
而億萬石通都大姓豈無善信檀那給孤長者如吳
江周氏子乎畢茲善緣光復寶地天神人鬼咸護持
之庶幾八識田中種種靈粟大千世界同躋樂境卽
上人亦不必掉廣長舌也而予乎毋乃贅乎

重建蓬萊宮疏引

雉郡北郊獅崗左腋舊建通真觀題曰蓬萊宮前居
真武祖師後奉上清大帝攬平湖爲玉鏡夕現靈光
挹遠岫爲金屏晨通御氣樓施九柱突兀瀕鄉之庭
山肖五城峨眦縣圃之麓赫赫龍龕尊萬歲軒軒鶴

馭降群靈拜舞習朝儀五夜衣冠雍肅瞻依祈萬壽四時鍾鼓鏗鏘薦燎上徹於叢霄典教中興於福土顧以歲年滋久棟宇壽摧法象雖存丹青漸剝神依人立人豈遑安家三兄既捐數百金飾帝居以重煥家四兄亦發百餘粟拓寮廡而一新惟茲正殿創自正德庚辰逮今六十七載壼範且盡頹圮無時爰稽舊蹟先大夫寔始倡義經營偶爾徵慈諸羽士因之乞言慕化且予晚年好道知三素之非異端夙慕遊仙悟九丹之有神授赤松家石室神農尚執弟子之恭廣成寓崆峒軒后亦脩順風之禮況茲靈境切在

鄉陬浩庭吐納天和脩䄍咫尺崑閬胚胎元一積塈氤氳敢竭初忱用圖新構捐出數十畝易買數十金鉅棟梁榱桷之材業已粗備而匠石徒庸之費尚多不敷於是上白郡大夫下告鄉長老公闡義舉協贊玄工使紫府之尊崇不日成於多助即玉虛之貽應十方賴以吾休各締善緣同躋壽域蓋亏力既艱於獨任心猶不敢自功特藉黃冠恭陳赤悃譬之龍文之鼎非一手所能移狐白之裘必衆腋而後就極知迂借懇望曲成

西資啓信二卷小引

東吳沙門明心長老少業儒書壯綜佛典行遊五嶽且遍頃自伏牛山來訪予甑甎洞中年已踰六十而凝神久視趺坐諦談則崕然須菩提也暇日手鈔彌陀經文自爲讚偈命之曰西資寶卷又錄鳥窠禪師與白侍郎問荅修持語而益以戒懺法儀命之曰啓信因果總之所謂引接下根爲華果修業地故歆以西方極樂動以慈悲報應使人念佛念心即心即佛有如吹法螺擊法鼓明法燈說大法經雖聾瞶可起也長老真慈悲哉大悲呪云能誦此呪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日夜擁護法華經亦云念彼觀音力福聚海

無量此其大旨二卷蓋有所稽矣夫無情說法惟無情者得聞嗟乎安得十方善男女盡無情哉

爲智師題法華經會引

智師初隱廬山雅精内典偶乘烟月過訪甑因留湖上結庵禁趾三載每有諮問不斬開陳方聯塵外之交忽動補陀之念往來江海疾若浮杯頂禮天人神同飛錫蓋又因予過吳門謁王元美適元美閉關述禪與之談空證聖一言契合數月徘徊遂欲印造華嚴經以廣誦持法元美既爲施首又手題疏端還師厚矣旋以鉢資不繼經板多蝕乃得吳中法華善

本裝演十二部以歸雖非貝葉金文頗具牙籤錦帙擬就龍門故刹特修鹿苑道場廣結善緣弘贊佛法重來乞序義曷可辭按是經本名大法蓮華經七帙二十三卷衍曾文殊宣之彌勒流傳中國殆千餘年三藏鳩師譯其文務兩宣釋述其義蓋佛祖降生之靈鷲嚴沙門度世之真詮也擬衡諸品包括三經四部十輪同歸一法于燈萬劫總明此心廣取紛綸朔洪鐘之待叩慈悲叡言將虐谷之應聲又如天雨曼陀化端色數萬八千土成入音提樹妙音啓萬二千人徹我智師曠探秘密將暢三乘之宏畧用開一世之

迷闕苦海難津假諷詠而推移慧筏愛河易溺託聲聞以引接恒沙使諸僧尼受戒受持善男女念心念佛同躋快境永謝塵緣善哉善哉其斯會之謂矣寺雖未深究禪旨而亦知自護善根樂觀會成敬叙其槩

題慈師金竹坪䟽

金竹坪在廬山顛之中四去天池寺迤南五里地稍平廣故未有顯名憶予三十年前登此山嘗過其處坐覩四面峰巒峭巇竹樹蒼菁與諸雲石風泉快心娛耳目者不可勝數因戀戀移時不能去蓋天然一

靈奧也私謂古今仙隱禪遯於茲山者不少獨奈何遺此為鹿豕場將無山靈有待乎頃聞襄陽恭師講經廬山將買所訪之未發而師已儼然在門矣叩其所棲即金竹坪予為之躍然笑師來其破予三十年一夢乎師曰不忝沙門竊籍莞産少入伏牛山祝髮受戒粗通內典已復北遊京師南踰嶺海還過金陵洪濟寺閉關持誦者三年方遡大江陟廬阜訪匡續之仙蹤前遠公之遺社因得結茅茲坪擬五老之背居焉其它鐵船石鏡雙劍香爐大林諸奇峰或拱吾前或翼吾左右庶幾抱影遺形了自性耳不謂四方

緇素不我育朽扶携入山從之八年之間風聞雲集日益以衆層其樓迫隘曾不足以置其踵徃徃趨大樹下趺坐受參禮與之傳法救迷即人人飲醍醐非久遠計也因與諸緇素對佛發願相地開山募化諸檀越捌建三殿左右二十四禪堂鑄造千葉寶蓮大佛像三尊講經四十八部顧工大而費耗不貲業巳竭一方之力經營數年僅就其半今將被衲持鉢遍走通都大邑謁諸王公貴人善男女隨緣施助用畢垂成之功共佈無量之福敢丐仁者一言爲容幸念沙門萬一不吝手繳師妙相有如達摩西來而叩之

談經則鍠鍠洪鐘也因留寓蓮華菴踰兩月始取疏而題其端夫造寺造佛像雖達磨亦以爲小果然内以居衆講經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其爲功行亦大矣由所謂馬鳴天竺花雨雲華背水而下曹溪卓錫而營灌麓觀之則像教之興與地靈之顯固亦自有時也師但自行阿耨菩提心耳十方長者寧無慈悲歡喜而爲廣殿長廊之助者乎師行矣且旦暮往觀其成矣萬曆丁亥秋九月九日題

富川門捌建二橋疏引

州治之東南有水郛焉蓋魚鹽之市而驢儈之場也

居人拒水而門名之曰富川門門用以扞外蔽內所縱
來遠矣門之左爲周公隄右爲謝公隄二隄距市各
百餘武故皆斷岸冬春水涸並有小逕通往來迨夏
秋則斷岸受兩湖水夾出環富川門合流入江蓋形
家所稱迭龍水也又左隄有官庾右隄有謝君直先
生祠在其上小民之附隄而居者近百家當水溢時
涉者往往稱病嘉靖庚戌州大夫南海周公築其左
又十餘年居人通力築其右旁以亂石輔之各與隄
埒遂可通輿馬負戴遠今三四十年無復病涉者矣
然而病涉其害小自有此築而兩水閼塞失故道泛

灩遠徙為形家所大忌居人疑且懼焉諸長老聚而謀曰隄爲計久遠固當不廢第須穿隄爲橋使兩水復由故道出郎一方風氣無少損而居者渉者皆便之且不使奔流齧隄隄益固業已有成議矣屬二三文學請於今大夫張公張公曰父老議是矣因首捐數月俸資之經始顧土石糗糧費且不訾非數家之力所能肩也故又手籍居人之稍有家者與商賈之子孫玆土者義勸之稍稍分餘資與衆共舉猶之聚腋成千金衆絲成百丈錦也豈諸君所不樂從乎父老來聞於予而予為題其疏如此

重修甘公祠疏

甘公祠祠吳將甘公寧也公蜀人少任俠好弄兵三國時自將八百人詣劉表表不能用改依黃祖祖亦不能用尋脫跡郡長以計策干吳主孫權權國士遇之遂爲權出死力破黃祖走曹仁郤關羽禽朱光最後夜拔曹公營使北軍鼓譟自廢累功至折衝將軍蓋桓桓虎士也乃其用武樹功率在屯處第嘗爲西陽太守領下雉陽新二縣而富口則其屯兵故壘富口人至今祠之詘祀典固當此不獨威惠一方久而未泯即公生平慷慨激烈之氣疑有機結不散如伯

有子胥之爲厲者左氏謂匹夫匹婦強死其精爽猶能依憑於人况公生爲虎士歿不爲明神乎茲無論廟祀血食更數十世不衰乃郡大夫歲奉令甲使齎人薦蠲饎人薦醴儼然端冕尸祝之暨父老子弟與若上下漕艘賈舶諸長年三老無晴晦無日不磔雞刺豕持醲錢塡意拜祠下者神依人而行厥有以哉祠負大嶺俯長江據潯陽上游而阨樊楚東戸巋然一壯觀會歲久棟宇剥蝕漸不可支父老聚而謀曰新之力不克任業已請命郡大夫與諸漕艘賈舶稍稍割醲賽之餘貲共圖之圖之一年屢屢飭門廡計

其廢殿費尚不貲父老莫知所藉手將募助於四方
賢豪長者以其意屬友人瞿伯明莊則可則大持疏
乞言於予予聞惠本而民歸之志民歸而神降之福
郡大夫事也有其舉之義不可廢父老將大夫之命
而勸其事爲一郡崇故跡以表前代英風且使
盛朝祀典傳久遠不替義舉哉其濟賢豪長者之力
也神之靈也郡大夫惠民受福將益藉以有徵焉予
不佞何敢以空言爲四方勸姑題其疏如此

題光碧和尚請師講經會疏

頂福聖寺僧光碧有志內典自廬山聽講而還爲余

頌其禪師恭乾明經四十八部登壇待叩響捷洪鐘傳法救迷應神虛谷余竊慕之未幾恭師遠來見訪延寓小庵者數月與之談禪證聖雅能以幻修幻離空悟空似又不啻善見解也於時光碧輒欲潔除道場留師開講會師有金竹坪之役被衲暫往許之擲錫重來又數月碧將迎師了厥初志因持疏乞題於予用告沙門眷屬十方善男女齋心結會諦聽玄言庶幾不墮下根同求上乘善念哉善念哉即茲善念與文殊頂禮世尊長跽奉教殆有聖凡而無堅瑕矣余嘉其事慨焉贊之夫經逕也佛祖宣言爲末世衆

登指迷途而開覺路超愛河慾海而登彼岸故其繼入雖有頓漸而止歸成道則不二法也故曰千鐙一明萬法一性空華本無而忽有夢相適有而竟無不着有無不涉流轉四十八部秘密之旨思過半矣乎非緣講解孰啓樞窾綦師發慈悲心闢方便門廣度世法將使百千萬衆齊超三界碧大願也予又有聞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被談經而天雨花說法而石點頭者非獨其師神妙即諦聽之人皆有神解也碧之為會其毋聚聾哉

題太和山徐道珉引

客有自　楚王所來叩吳子者曰子知楚王好善乎
王好善而王之諸臣皆好善若內侍郭君則諸臣之
首善者也吳子曰王之好善奚徵客曰楚所有雲夢
章華武庫京觀長松文梓翠羽通犀驌驦馴駿雕弓
利劍冊青藉翠鄉女曼姬非不侈也王一無所好惟
善是好郭君實翊贊之夫郭君業已託孤嗣國曰不
言功而王當沖年發府東平樂善之譽脩　昭祖之
遺緒用能光王室而迓天休且於山川明神瑩精敬
禮蓋嘗數遣郭君詣太和禮　玄武為　今皇帝祝
萬壽而郭君亦復私為王祝千秋諸宮觀祠官羽人

無不忠郭君而歸美楚王者乃郭君心知兹山爲神
仙靈窟遂欲得請爲黃冠從磨杵錬形之教因結庵
會仙觀居焉上書謝內侍事王不以爲可下令曰郭
某於國爲親臣於孫爲保傅安得一日去孫入山即
入山學道善矣孫誰與爲善乎因三召之赴國脩故
職乃郭君庵居時私念太和一山盤礴秦韓荊楚間
以奇勝甲天下而　玄武儼然居其最高處蓋即廣
成子之崆峒黃帝之軒轅丘也顧自遇真宮以上八
十里皆　文皇帝時所治馳道夾植杉松翼之即其
中陂陀詰屈不盡無而四方善男女來朝謁者皆得

魚貫而入蟻附而登不以踣躓爲虞顧獨草店以南
六十里許則半行沮澤泥淖中往往爲行者病計且
委土施棧恐滓爲瀊潦所决非久遠圖於是告虔於
玄武徼福於山靈誓將聚工伐石甃之與馳道埒此
其志勇於古之移山梁海者矣歸而奏王王曰善第
道里遼遠徒庸無算糗糧緡錢苟復不貲非取助於
十方好善之士豈易舉乎於是郭君敬奉王命使下
走乞言於予予其廣王之善以及郭君可乎吳子曰
太和超五嶽稱尊 玄武總萬法稱帝蓋天下之巨
靈也予嘗兩遊茲山所見仙關帝居彌山跨谷玉階

金牓照耀雲漢蓋　文皇帝當國家全盛時用天下
全力治之已為千古所難繼而郭君何為者乃欲以
石易土除六十里通道與馳道埒志亦壯哉客所謂
勇於移山渠海不誣矣王制有之司空不視塗則國
非其國故司險治涂鄙人徇路法至備焉今郭君雖
無司空之責乃其心不忍使一夫困泥塗此豈獨王
善之而山川明神皆聽之矣四方好善之士其誰不
樂從乎客名劉游江夏人時仕楚為尚璽邸

廣韻源續稿卷六十三終